

辛茜

藜



藜 祁凯章摄

几年前就认识了藜，印象很深。但是，今年盛夏，见到烟岗沟的掌叶藜时，仍不免吃了一惊。

一般以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藜，大多生长在云南、四川、贵州、甘肃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内蒙古、河北、湖南、安徽以及东北地区，特别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欧洲大部分地区，只有少量藜在青海分布，所以见到如此大面积的掌叶藜，出现在湟中县土门关烟岗沟，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地方，且比我在青海民和、互助、平安见到的其他藜物种，更加丰满健康、活力四射，的确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藜的别名叫做冬花，又被称为西伯利亚藜、北藜、大马蹄、葫芦七、马蹄、山紫苑。菊科，千里光族，藜属，花果期7月至10月。根肉质，细而多。茎直立，最上部仅有叶鞘，鞘缘有时具齿。花序被白色蛛丝状毛和褐色短柔毛，鞘膨大，下部光滑，被枯叶柄纤维包围，在深绿色的草丛中显得格外耀眼。海拔373米至2200米，沼地、湿草地、河边、山坡及林缘的生长环境，与烟岗沟接近，这兴许就是我能在此遇见一朵又一朵紧挨着的金黄色掌叶藜的原因吧！

从药效上看，藜的作用各有不同，比如蹄叶藜，据《朝药志》记载，专治气管炎、肺结核、咳嗽、气逆、咯痰不畅、咳嗽咯血。根及根状茎，可润肺、化痰、定喘、止咳、止血、止痛，还可用于治疗肺病；黄芩藜，专治宿热、解毒、愈疮。另有催吐、助消化的作用，可治疗陈旧疫疔、黄水病、疮疡、中毒症；大头藜，用于跌打损伤、腰腿疼痛、脓肿初起；离舌藜的根及根状茎，甘、凉，可润肺降气、祛痰止咳、活血祛瘀。蒙药中掌叶藜被称作阿拉嘎力格一扎牙海。据《蒙植药志》记载，主治麻疹不透、痲疹、根、苦、温，可润肺、止咳、化痰。花序，苦、凉，可清热利湿、利胆退黄。

不过，从烟岗沟回来后，还是不由地一直沉浸在对它的联想中。相信植物学家一定不会忽略，除却掌叶藜外，还有其他藜物种生长在青海的事实。我清晰地记得在民和、平安、互助等其他地方见过的藜，远不止掌叶藜一种。

请教郭延平教授后才得知，植物学家对藜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仅《中国植物志》便记载了十几种藜物种分布在青海的事实。另外，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著书《龙胆》的两位研究员何廷龙、刘尚武夫妇，最早就是研究藜属的，这说明，青海绝对不止一个藜的物种，否则，他们就不会花毕生的精力在青海研究这个属。

烟岗沟是当地人极喜欢游玩的地方。沟底有水，水边草木丰美。走近森林深处，一条进行光合作用绿色长毯在脚下延伸，上涌的绿潮使整座山坡散发出青草的浓香。远望中，掌叶藜在香草丛中卓然而立，围绕在她身边的微孔草、风毛菊、马先蒿、露蕊乌头、珍珠梅、紫荆，给高原绿茸茸的夏季色调，添上了无数跳跃的颜色，紫色、蓝色和红色相映成趣。草丛深邃烂漫，绿叶捕获的巨大能量，形成了烟岗沟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

不知不觉中，我和儿子果果沿着水流来到了宽阔的草地，杏黄色的马先蒿，成堆生长，像女人用丝线绣在锦缎上的艺术品。我一激动，步履趑趄，一脚踩空，陷在了水里。天哪，厚实的草皮下，居然全是积水。平展展的绿毯，是望不到头的湿地。我喜出望外、欣慰之极。儿子果果，也为眼前的湿地景观陶醉，端着相机一个劲地拍照，生怕漏下一朵小花。

天蓝得透彻，无一丝云彩。顶着日头，盛开在草地上的野花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活法。一串串蓝色的长柱沙参，铃铛似的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就连植株矮小的火绒草、珠芽蓼也比平日里看到的茁壮艳丽。这或许同样是掌叶藜在此地生长旺盛的原因吧！所以说，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事。只有在研究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用心地关注各种各样的特殊性、差异性，才能建立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更全面地提炼和概括一般规律。

山坡上的绿色渐浓。奇怪的是，河沟边生长着的灌木金露梅和银露梅却不甚高大，花瓣也远不如南佛山上看到的大。谁能想到，才隔了十几公里的路，山水颜色及野花的形态，就有如此明显的差异、微妙的变化。

坐在草地上，忘记凡尘琐事，静静地凝视一朵健康向上的掌叶藜，多么幸福。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去野外实地考察，关注野生植物的生存环境，了解大自然中与人类相濡以沫、一起成长的生物。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掌叶藜仍无疲倦的样子。余晖彤红，光线下的掌叶藜俏丽挺拔，更美，更动人。

绿色高原



编者的话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高原上的人们似乎还未深切感受盛夏的灿烂，夏日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却已经来了。“暑”是炎热的意思，

大暑，指炎热之极。大暑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是万物狂长的时节。

《管子》有云：“大暑至，万物荣华”。与江南水乡蝉鸣深巷、风动荷举、茂林修竹相比，青藏高原的大暑亦不逊色。草原上，山花释尽一年的蕴藏，绽开最美的娇颜。青芜如毡，牛

群、牛群悠然觅食，为草原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田野间，鹅黄耀眼的油菜花晕染了辽阔的原野。清风拂过，麦浪滚滚，如海、似绸、胜歌……

本期“江河源·节气之美”，带您感受大暑时节的“荣华”与浪漫。



□清香

关于大暑的叙述

太阳到达黄经120°是因为乡愁
给它打了一把遮阳伞吗
一场雷雨过后
从麻雀的叫声里，仍然
听不出是喜还是忧

值得欣慰的是
农作物快速生长
几乎不在任何细节
这让一个又一个溽热的午后

盘根错节又柳暗花明

时光的白驹遇见风就是雨
在风雨洗礼过的这片净土上
你怎么能狠下心来
让日子变为众矢之的的大蒸笼呢

大蒸笼只是个诱饵
日子还得有条不紊地过去
随时都有一缕缕熟稔的香扑鼻而来
一下子让人的心再也坚硬不起来



链接

7月22日或23日交大暑节气，此时太阳位于黄经120度。元代吴澄所著《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解释：“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小为小暑，大为大暑。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日照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蒸”也在此时到达顶点。大暑是雷

阵雨最多的时节，雨量充沛，高温与多雨时期基本一致，雨热同期。青海虽地处高原，受到地形和局部气候的影响，节气的表征与全国其他地区略有不同，但高原大暑时节也是雨量颇丰，故青海有民谣：“大暑小暑，灌死老鼠。”

大暑时节人们难免会受湿热难熬之苦，此时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农作物在此

大暑

期间成长最快。

中国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大暑时节，由于气温偏高又多雨，容易滋生细菌，许多枯死的植物潮湿腐烂，到了夜晚，经常可以看到萤火虫在腐草败叶上飞来飞去寻找食物。另外土壤高温潮湿，很适宜水稻等喜水作物的生长。三候是说在这雨热同季

的潮热天气，天空中随时都会形成雨水落下。青藏高原虽难见萤火虫在草间飞舞的浪漫，但缀于草间百花于蜂蝶，也有其独属的美好。

大暑时节，暑热程度达到顶点，按照古人“物极必反”的规律，酷暑之中已潜藏着秋的气息了，大暑正是处于夏秋两者的交汇点上，度过大暑之后便是立秋了。

□孙永红

老盛是一所杂学儿(小学)的老师。所谓“杂”是指他一人就代表一个学校，每次在中心小学开会，校长就喊杂学的来了没有，老盛就在台下喊：到！他一个人带两个班，分别是学前班和一年级，到了第二年他要把升入二年级的学生送到山下的中心小学去，又紧接着新一轮复试班的教育教学工作。他自己有三个孩子，其中小的两个在他的杂学里，老大在中心小学上学。老盛就这样不断地迎小送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中度过了十几年。

一天下午，老盛着急忙慌地进来了，在校园里嚷着，校长有没有？我把他让进我的宿舍，倒了一杯水，说：“校长去学区开会了。”他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的汗，说他的一个兄弟明天打庄稼，他要去帮两天忙，过来请个假，校长不在，咋办？我对老盛不那么熟悉，就没说什么，但对他充满了好奇，在那个山头的杂学里，这么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面对我的疑问，同事白老师说，让我有时间去看一看，就明白了。一天，趁下午空闲，我约上熟知老盛情况的白老师去看望他。

出了校门，一路向北，道路以15度的角度向前延伸，走着走着就慢慢感到胸部有些异样，腿脚开始不听使唤。白老师讲，初来这里的人因为海拔高，会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半道上回去的多。他问我还能坚持吗？我点点头，心想再陡我也要上去的。我看着白老师气息均匀地迈着步子，竟有些羡慕他。约莫走了一个多小时，白老师指着前面说，快到了！我停下来，首先让自己好好做了个深呼吸，调整

一下狂跳不已的心脏，再慢慢抬眼望去，一个山坡上坐落着几间低矮的平房，后面是突兀峻拔的山峰，说是一所学校，四周却连围墙都没有。我们到达时，老盛正带领学生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孩子们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他看着我们上来就把花递给学生，让大家继续。看看手表，此刻其实早已过了放学的时间，他说要等到家长从地里回来，才放心让学生回家。时值冰雪消融期，河里的水暴涨，早上走过的山路下午说不定就被消冰水漫过了，孩子们不知深浅，回去容易出事。我留意了一下老盛的课程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一日要做的每项工作，就连修剪指甲、理发这些该是家长做的事也都写在上面。

老盛是白老师的学生，赤红脸，有点像关云长，他平时话不多，是个做事稳重、心思缜密的人。那天，我们跟着老盛去了他家，一路上，他家的巷道里基本上看不见杂物，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院内，四周的院墙也都是用石头砌成的，主房朝东迎着大门，石路、石墙还有院子里的石桌，我们恍如走进了一个“石器时代”。许多疑问纷至沓来，想在适当的时机找老盛问清楚，还没有等到我们坐稳当，老盛就从一个黑色柜子里取出两瓶烧酒，看样子保存了很久，上面的商标已没了光泽，他打开一瓶，倒进铜壶里面放在火炉上面。盛家嫂子看见我们到来，马上就张罗着炒菜，老盛从北面的厢房里取出一个又干又黑的猪大腿，递给了媳妇，说：“多放点调料。”盛家嫂子有点脸红，好像抱怨老盛，就你懂得多。这时我

老盛

才发现，盛家嫂子长辫子、高鼻梁，一对酷似黑葡萄的眼珠子在一弯柳眉的映衬下流光溢彩，看人的样子十分生动，怪不得同事们提起盛家嫂子，都啧啧称奇，说是电影明星都不如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慢慢了解了当地砌墙修房的一些情况，首先他们要用几年的时间准备石料，等准备齐全了，选个好日子就开工，村上的老老少少都会来帮忙，男人都是砌墙的熟练工，他们能在成堆的石头之中一眼相中自己所需要的料，抬放腾挪那是一步到位，相互之间衔接一气呵成。老盛这个亦工亦农的汉子，干起活来干净利落，码石娴熟。他说，砌墙快，备料慢，有的人家精挑细选五六年才能砌起个院落。我问，石头不用水泥实实，万一翻起来的墙倒塌咋办？不会！老盛很自信地说，石头三转有卯哩。看似简单，其实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工匠在出去选料时会特别注意每块石头的走形、平展度和凹凸面，也就是他们说的阴阳面，他们会准确分析石头之间的配伍链，大小不一的石头各自扮演好角色，使之能够做到相互配合，目标方向一致，共同保持整个墙体的整齐和稳固性。

不久后，我离开了那里。后来，在县城无意间碰到了老盛，此时已是离开那里二十年后的事了。老盛说他老两口照顾老二媳妇坐月子，刚从新疆回来。盛家嫂子变化大，满脸焦黄，脸上还有一些黑色的斑点。我有些伤感，当初那个笑意盈盈的面孔，早已不复当



年。好在，老盛一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老盛当初从做一名代课教师做起，几年后转为民办教师，后来一个人在那所杂学默默坚守二十多年后，又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如今，他的三个儿子均已工作，一个在油田工作，娶了一位四川籍的姑娘，刚刚生完孩子，另一个在老家当教师，最小的儿子在一家公司做数据工程师，他现在过着安逸的退休生活。老盛这一生都如在砌墙，在人生的每个节点上他砌得那么匀称，那么专注。

